



非洲历史人物传记译丛·第一辑

刘伟才 主编



Bruce



Mungo Park



Livingstone



Stanley

[英] 威廉·H. G. 金斯顿 (William H. G. Kingston)

查尔斯·拉思伯恩·洛 (Charles Rathbone Low) 著

龚雅静 译

# 伟大的非洲探险者

从布鲁斯、蒙戈·帕克到利文斯顿、斯坦利

Great African Travellers

From Bruce and Mungo Park to Livingstone and Stanley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非洲历史人物传记译丛

主编：刘伟才

# 伟大的非洲探险者

——从布鲁斯、蒙戈·帕克到利文斯顿、斯坦利

威廉 H. G. 金斯顿 (William H. G. Kingston)

查尔斯·拉思伯恩·洛 (Charles Rathbone Low) 著

龚雅静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的非洲探险者:从布鲁斯、蒙戈·帕克到利文斯顿、斯坦利/(英)威廉·H. G. 金斯顿,(英)查尔斯·拉思伯恩·洛著;龚雅静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

书名原文:Great African Travellers: From Bruce and Mungo Park to Livingstone and Stanley

ISBN 978-7-5520-2847-8

I. ①伟… II. ①威… ②查… ③龚… III. ①探险者—生平事迹—世界 IV. ①K815.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74785 号

## 伟大的非洲探险者:从布鲁斯、蒙戈·帕克到利文斯顿、斯坦利

著者:[英]威廉·H. G. 金斯顿 [英]查尔斯·拉思伯恩·洛

译者:龚雅静

责任编辑:陈慧慧

封面设计:黄婧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cn E-mail:sassp@sassp.cn

照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本: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7.5

插页:2

字数:419 千字

版次: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847-8/K·538

定价: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中文版出版说明

---

本书主要讲述自 18 世纪末期开始的欧美对非探险的历程,涉及蒙戈·帕克、利文斯顿、斯皮克、斯坦利等多位探险者。这些人探险所及的范围几乎涵盖整个非洲内陆地区,从尼日尔河流域到尼罗河源头,从撒哈拉沙漠到赤道雨林、南部非洲。在这些探险者的努力下,非洲的整体面貌终于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呈现出来。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探险者的活动本身伴随着对非洲的殖民侵略,而他们所获得的探险成果更是直接推动和帮助了对非殖民统治的建立。

本书成书于 19 世纪末,且其内容多采自探险者本人的记录。由于当时为对非殖民扩张的高潮时期,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话语甚嚣尘上,相关欧美人士对在非洲遭遇的非欧人士多有不了解情况和交流不畅导致的误解和偏见,还有一些侮辱性的贬斥之语。为了保持原文面貌,我们并未作更改,但并不同意相关说法,也相信读者能批判对待。

## 序 言

---

为了解救埃明帕夏(Emin Pasha<sup>①</sup>),斯坦利率队进行了一次远征探险行动。正是这一场行动,让人们对于探险这一令人着迷的行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英国民众所具备的地理常识可以说是比较贫乏的。有一次,斯坦利先生从非洲回国之后,在纽卡斯尔发表了一场演讲。在那次讲话中,他就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无知的表现。他说:“在伦敦,当我被介绍给一位英国大主教时,我的身份被说成‘在刚果做了很多好事的一位绅士’。于是,那位英国大主教就转过身来,随后开口说道:‘哦,是的,确实如此;不过,请告诉我,刚果到底在哪里呢?’除此之外,我还记得有一个代表团,他们从曼彻斯特出发,前去拜访英国内阁部长。他们此行旨在处理一些涉及尼日尔河的事务。英国部长真诚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一行人,不过紧接着他就被这一名字给弄得不知所措了。于是,这位绅士就戴上了他的眼镜,接着说道:‘让我看看,这是一张非洲地图。请告诉我那个——你们叫它什么来着?——尼日尔河究竟在哪里。’事实上,在那一刻之前,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条河的名字。此外,大约一个月以前,一位如今在英格兰举足轻重的人给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后来,我的朋友就把这封信给我看了。你很熟悉这个名字。我就没必要再向你提及了。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斯坦利先生最近究竟在忙些什么事情,不过一旦我见到你,我应该会很乐于去了解他的。’”

---

<sup>①</sup> Pasha:来源可追溯至土耳其语,意指“首长”“部落领袖”;一说源自波斯语。后也常用于指奥斯曼帝国派驻一方的长官。——译注

任何一位寄宿制学校的四年级男生都应该能够告诉大主教和内务部部长刚果以及尼日尔河的位置；不过一些声名显赫的公立学校的五年级男生能否说得出来，这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但正如斯坦利先生在之前提到的场合所指出的问题那样：“你怎么能够期待英国的中产阶级了解更多的东西呢？”

这位伟大的探险家为了让各个阶层的民众都能够对地理这一科学产生兴趣，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几乎超过了全英国学校的地理教师总工作量的一半了。还有什么比充分了解我们每个人身处的这个世界的物质形态更重要呢？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比有关探险的作品更有意思了，当然，前提是你是以一种轻松欢快的口吻来叙述的。不仅仅是一些生活在久远年代之前的探险家——还有一些现代的探险家——让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割舍一些想象力过于充分的细节，即使这样做有可能会让他们的作品读起来枯燥乏味。

我们谁能够忘记自己年少时沉醉于追随布鲁斯和蒙戈·帕克的旅程呢？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对这些伟大探险家的冒险经历和发现进行了简要的叙述，还包括那些我们相信是记录每一位非洲探险家的描述，时间跨度从他们所身处的时代一直到现在。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主题，而且我们一些伟大的探险家们由于在地理探险这一并不发生流血事件的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表现而被授予了殊荣。正如弥尔顿曾经说过的：

和平也是一种胜利，  
虽不及战争显赫。

许多英国的子民由于在非洲进行了探险，而享有了名垂千古的崇高声誉。的确，我们对于这片大陆的了解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些英国人的探险精神和极大的勇气。

如果我们越过那一批上世纪以及本世纪前半段的早期旅行家们，我们对于地理研究的动力就应该主要感谢利文斯顿了。正是那位伟大的男人，切切实实地把南部非洲赞比西河两岸的一切——从非洲大陆的一侧到另一侧——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至于伯顿和斯皮克，他们两个人则首度进

入了更加中部的湖区进行探索,而且这一探索在斯坦利最后开展的一次旅程中达到了巅峰,本书的作者谨以这部对非洲旅行的并不完美的记录献给斯坦利。

1890年6月,英国和德国签署了一份协议。通过这份协议,两国大致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我们从此就拥有了非洲土地上土壤最肥沃的一片区域。正是我们的同胞们凭借不懈的奋斗精神,才让我们的商人们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能够在这片受英国保护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创业,为各自的商品拓展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就像在过去澳大利亚和我们其他的殖民地对这一国家的年轻人和男子的意义一样,英国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所有公司以及其他即将诞生的企业将会吸纳这些岛屿上的过剩人口。我们并不需要一位预言家的远见就能够预期到这样一个未来:在赞比西河上游流域的两岸地区无限延伸的广大土地上,在利文斯顿首度发现的尼亚萨湖(Lake Nyassa)的沿岸地区,还有我们三位同胞,即斯皮克、贝克和斯坦利发现的三个大湖的沿岸地区,成千上万的企业将竞相角逐,它们已经殖民了地球上最富饶丰硕的地区。英国的商人们垄断了整个非洲几乎一半的贸易,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土地上、在那再也不应该被称为“黑色大陆”的大陆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定居下来,并且开枝散叶——虽然未来还遥不可及,却一定会有到来的那一天。那些探险家们为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这一神圣的事业,付出了种种努力,并且经受了各类磨难,所有这些在本卷都有所涉及,他们的名字将被“伟大的英国”的子民们牢记在心,他们将被我们口口相传,直至家喻户晓。

查尔斯·拉斯伯恩·洛

1890年6月20日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导言 .....	1
第二章	布鲁斯在阿比西尼亚的旅行 .....	5
第三章	蒙戈·帕克的旅行 .....	14
第四章	德纳姆和克拉伯顿的旅行 .....	44
第五章	兰德尔兄弟的尼日尔河之旅 .....	93
第六章	巴思在非洲中部的探险 .....	106
第七章	伯顿和斯皮克在非洲中部的发现 .....	140
第八章	斯皮克和格兰特的维多利亚湖—尼罗河之旅 .....	152
第九章	斯皮克和格兰特的旅行(续) .....	175
第十章	利文斯顿的首次非洲探险之旅 .....	203
第十一章	利文斯顿的第二次赞比西探险 .....	239
第十二章	萨缪尔爵士及夫人的旅行 .....	266
第十三章	利文斯顿前往赞比西的第三次旅行 .....	309
第十四章	斯坦利为寻找利文斯顿而开展的远征 .....	320
第十五章	卡梅伦穿越非洲之旅 .....	343
第十六章	斯坦利在刚果的探险 .....	351
第十七章	在非洲中部进行的各类旅行与探险 .....	361
第十八章	斯坦利营救埃明帕夏 .....	377
第十九章	斯坦利营救埃明帕夏(续) .....	399

# 第一章 导言

---

最近,一些探险家赋予了非洲另一个名称,那就是“黑色大陆”,应该说这个名字还是比较恰当的,不过它很快就不再适用于地球上这一片很有意思的土地了。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探险家们所体现出的旺盛精力和不懈闯劲,他们追随着布鲁斯(James Bruce)、蒙戈·帕克(Mungo Park)和其他同胞们的脚步,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前赴后继地深入非洲最人迹罕至的隐蔽腹地,直到最后,只有很少陌生的土地还没有被一探究竟。很快,我们未来的一些利文斯顿们和斯坦利们注定要像亚历山大那样,徒有叹息的份儿了,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已经找不到陌生的角落去征服了,而非洲,作为西方文明世界眼中的最后一块神秘的大陆,也即将在他们探索的目光下逐渐展露出它所有的秘密,非洲将不再是一片“未知的领域”了。

维多利亚时期可谓一个辉煌的时代,其间涌现出了无数位画家、战士和诗人,但是它更令人称道之处则在于一大批先后奔赴非洲的旅行家们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半个世纪以前,尼罗河的源头尚未被人们所了解;赤道附近以及非洲东南部的大湖体系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月亮山”(Mountains of the Moon),这座在托勒密的地图上被标注为尼罗河源头的地方,是人们心目中的神奇之地,不过在斯坦利最近的一些发现中,他已经发现了它们就是戈登班内特山(Mount Gordon Bennett,于1876年被发现),还有鲁文佐里山(Ruwenzori,“雪山”,靠近或位于赤道),这些都是他在最后一次旅程中的发现成果。接下来,尼日尔河和刚果河的整体河道中的绝大部分都被一路探索了下来,而我们的同胞,即利文斯顿,让我们得以窥见南部非洲的主要河流赞比西河的真容。

非洲的第一个地理理论体系来自希罗多德,他被称为“历史之父”。他

对于这些区域给出了非常详实的描述,而且更近代的一些发现都一致证实了他的报告是非常精准的。在希罗多德的体系中,尼罗河有着非常鲜明的特征。他对于非洲的西北部地区,以及一直远及海峡的流域都进行过精确无误的描述。他提到了“纳萨摩尼斯河”(River of the Nasamones),而且他认为这条河流最后是汇入尼罗河的,不过很有可能,这条河指的就是尼日尔河。

第二个地理理论体系来自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他是亚历山大利亚的图书馆员。他的理论体系被斯特拉波(Strabo)加以阐释并吸收,再由梅拉(Mela)、普林尼(Pliny)和拉丁古典作家群体进行解释和传承。这些作家认为非洲大陆在赤道之处就结束了。他们认为尼罗河的一端就位于它攀升至的、为人们所了解的最高点;也就是说,在麦罗埃(Meroe)之外大约三百至四百英里的地方。在科尔提(Korti)和喀土穆(Khartoum)之间的某个点,这条河流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弯。喀土穆见证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军事行动,比如沃尔斯利(Garnet Wolsoley)勋爵正是在那里尝试营救出戈登将军的。尼罗河起源于西部地区的观点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梅拉和普林尼都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除此之外,再一个地理理论体系就是托勒密的了,这一体系在基督时代的第二个世纪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根据托勒密的理论,尼罗河的源头在月亮山里,位于赤道以南或者更遥远的地方,而且他在自己制作的地图上描绘出了一些湖泊,而尼罗河就穿行于这些湖泊之间。因此,他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让斯皮克、贝克和斯坦利的发现都显得相形见绌。与此同时,他还认为,阿兹雷克(Bahr-el-Azrek,即青尼罗河)与阿比亚德(Bahr-el-Abiad,即白尼罗河)的交汇处就位于麦罗埃,而且他把这一交汇点描绘为一座岛屿。再往西前进,他写道,广袤无垠的利比亚沙漠得到基尔河(Gir)和尼日尔河的灌溉,这两条河流被称为“规模最宏大的河流”,其中前者有可能指的就是冈比亚河或者塞内加尔河。

因此,托勒密被认为是第一位表示尼罗河和尼日尔河是两条独立河流的古代人。托勒密称,尼罗河的源头远在南部区域,而尼日尔河则形成尼戈瑞沙湖(Nigritia),位于纬度 15 度、经度 18 度的地方。也就是说,托勒密认为尼日尔河的源头是乍得湖。

根据希罗多德、梅拉和普林尼的理论体系,非洲中部的河流是由西向

东流入尼罗河，穆斯林地理学家伊德里西 (Edrisi) 对于我们了解非洲内陆地区没有多大的帮助。阿拉伯人认为，尼罗河是从某一个共同的源头由东向西流动的，他们把所有这些河流都称为尼罗河，其中一条是埃及的尼罗河，其他则是黑人的尼罗河，而这所谓的黑人的尼罗河，指的就是尼日尔河。

数百年来，欧洲一直都深陷于黑暗时代的愚昧和无知之中无法自拔。后来，东方的学者、欧洲的制图者如奥特利乌斯 (Ortelius) 和桑松 (Sanson) 等人不断努力，用科学之光来照亮时代，他们所绘制的地图于 1696 年得以出版，从而让我们对非洲稍微增加了些许的了解。然而，就那片大陆的海岸区域而言，欧洲人就并不是两眼一抹黑了。在地理科学的这一领域，对于世界的认知要归功于在约翰和伊曼纽尔 (Emanuel) 具有先见之明的领导下的葡萄牙人所作出的贡献，而亨利王子——也被称为“航海家”——则尤其被人们津津乐道。1447 年，兰斯洛特 (Lancelot) 沿着非洲的海岸线缓缓前行，后来进入了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而葡萄牙人则把它们和尼日尔河混淆在了一起。他们就像托勒密一样，认为它就来源于一个被称为“尼日尔”的湖。1848 年，迭戈·卡姆 (Diego Cam) 发现了扎伊尔河——它也被称为刚果河。人们认为，这里的河水就像尼罗河的河水一样，是来自扎伊尔湖 (Lake Zaire)，它就位于靠近大陆中部的地区，在南纬 10 度的地方。人们纷纷称赞，认为是葡萄牙人在他们的地图上标注出了一个湖泊的位置，这个大湖被称为扎夫兰 (Zaflan)，它的水域面积几乎与维多利亚湖相差无几。绕过好望角——那个被巴托洛缪·迪亚兹 (Bartholomew Diaz) 称为“风暴角” (Stormy Cape) 的地方，葡萄牙人沿着东南海岸线竖起了一些柱子，在他们描绘内陆地区的地图上，充斥着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地名和王国的名字。这些充满了想象力的种种尝试在最近被提了出来，人们认为这些就是体现了占领的证据。虽然在绘制这片广袤无垠的大陆的时候，他们由于心中的畏惧，还是留出了一大片真空的区域。不过，他们把阿比西尼亚的边界向南推进到了莫诺莫帕塔 (Monomopata) 王国的国境线附近，就位于尼亚萨湖的同一纬度上。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地，从 17 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间所绘制出的真实地图来看，葡萄牙探险家们在探索赞比西河的河道时，一直推进到了宗博 (Zumbo) 和凯布拉哈撒 (Kebrahasa) 的险滩，还包括莫罗姆博纳 (Moroumbona) 的瀑布。这些被归功于利文斯顿的发现其实



葡萄牙人早就知道了。夏尔河(Shire River)河道的问题是利文斯顿这位伟大的传教士兼旅行家的发现之一,但它在早期也由葡萄牙人进行了一番调查并且在地图上有所定义。而葡萄牙人对更南一点的马绍纳兰(Mashonaland)的探索,则要晚一些。

## 第二章 布鲁斯在阿比西尼亚的旅行

---

英国人对阿比西尼亚尤其感兴趣，原因既在于它的主要探险者是他们的同胞，还在于 1868 年一场令人刻骨铭心的军事远征行动。在那场远征计划中，马格达拉(Magdala)的纳皮尔(Napier)勋爵向内陆地区推进了四百英里，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当时特奥多雷(Theodore)皇帝所处的山地。为了找到东方的神秘天主教君主“祭司王约翰”——人们最初认为他应该是在鞑靼人的地界，后来才认为他是在阿比西尼亚，同时也为了打通前往印度的道路，巴托洛缪·迪亚兹成了绕过好望角的第一位航海家。十二年之后，达伽马沿着非洲的东海岸一路上行，先后经过莫桑比克、蒙巴萨(Mombasa)和梅林迪(Melindi)，花了二十三天的时间穿越了印度洋，随后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抛锚停船。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记录，第一位深入阿比西尼亚进行探险的欧洲人是一位葡萄牙人，名字叫科维汉姆(Covilham)。当时，他是受葡萄牙国王派遣，经由陆路去见祭司王约翰。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目标就是去调查从好望角出发是否有可能从海上前往印度，而好望角则是最近刚被迪亚兹发现的。1487 年 5 月，科维汉姆从里斯本出发，第一站先去了印度，然后再前往阿比西尼亚。在那里，他被尼格斯(Negus)——也就是国王——给留住了，在那里担任了很高的职位。到了 1525 年，罗德里格兹·利马(Rodríguez de Lima)作为葡萄牙大使前往阿比西尼亚，而当时科维汉姆依然在世。利马的秘书，即阿尔瓦雷兹(Alvarez)，对他在该国的六年生活进行了记录。这份叙述相当有意思，于是在珀切斯(Purchas)就出现了该书的英文译本。在这本著作中，阿尔瓦雷兹在提到阿比西尼亚的国王时，称呼他为普雷特·加尼(Prete Janni)——也就是祭司王约翰。

葡萄牙人通过他们的同胞,包括贝穆德兹(Bermudez)、巴内托(Barreto)、奥维耶多(Oviedo)、佩兹(Payz)和其他来自罗马教会的传教士们,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批人之中,佩兹尤其突出,因为正是他发现了青尼罗河的源头,这条河流也被称为 Bahr-el-Azrek,这一名字是为了把它与 Bahr-el-Abiad,即“白尼罗河”区分开来,后者是被安维尔(D'Anville)第一次指出的确真实存在的。接下来的一段文字是取自佩兹的日志,这部日志一直由基歇尔(Kircher)进行保管。这段文字读起来非常有意思,因为这是第一次描述所谓的尼罗河的源泉,也就是我们的同胞后来所造访的地方:

“尼罗河的源头位于一座山谷突起的尖角上,这座山谷就像一个地域宽广的大草原,四周都被连绵起伏的群山所环绕。当我住在这个王国,与皇帝及其军队朝夕相处的时候,曾经在 1618 年 4 月 21 日登上了这个地方,然后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看到两个圆形的涌泉,它们的直径都达到了大约五个手掌的宽度。我当时简直欣喜若狂,因为出现在我眼前的,正是波斯国王塞勒斯(Cyrus)、冈比西斯、亚历山大大帝和声名显赫的尤利乌斯·恺撒千方百计试图寻找的东西,可是他们都以失败而告终。这里的水清澈见底,颜色很浅,尝起来也很清甜;然而,这两个涌泉在大草原的山区更高区域并没有任何的泻出口,只有在山脚下才有。为了试一试它们的深度,我们首先把一根长矛插进水中,它一直往下探到了十一个手掌深度的位置。接下来,它似乎是刺到了周边一些树木的根,这些根须都彼此纠缠交错在一起。至于第二个涌泉,与第一个涌泉之间只有一石之遥。为了确定它的深度,我们也把一根长矛插了进去,最后探到了十二个手掌深度的时候,依然还没有到达它的底部;随后,我们就把两根长矛接在一起再插入水中,结果一直达到二十个手掌深度的时候,却还是没有探到底部。当地的居民声称整座山都充满了水,而且他们是这样来证明这一说法的:这个涌泉所在的草原都在不住地颤抖着,都在不停地冒着泡泡——这就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里的地下充满了水;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水不会在源头的上面流动,而是在巨大力量的驱使下从源头的下面穿行而过。当地的居民以及皇帝本人都证实说尽管从今年来看,地面的震颤比较微弱,但那是由大面积的干旱所造成的。而在通常时节,地面的震颤和冒泡的程度是相当大的,以至于任何人试图靠近的话,都可能面临巨大

的危险。从源头往西大约一里格(约 4.8 千米)的距离处,有一个名叫古伊克斯(Guix,或者被称为 Geesh)的小村庄,里面住的都是些异教徒,他们把许多奶牛作为贡品进行献祭。每年在某个特定的日子里,他们会跟随一位祭司来到这个源头,随后这位祭司就在涌泉旁把一头奶牛献祭了;他们首先砍下它的头,然后就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所有环节结束之后,他们就把它扔进了这无底洞一般的深渊,这一举动就意味着他为这些人带去了至高无上的神圣。”

接着,佩兹又进一步描述了尼罗河的河道走向、它所接受的支流、与它相交的德姆必湖(Dembea)的情况,还有阿拉塔(Alata)那气势磅礴的瀑布,随后还提到了它在贝古恩德尔(Begunder)、绍阿(Shoa)、阿姆哈拉(Amhara)和达莫特(Damot)附近的河道呈现出的半圆形态。再接下来,它离源头就只剩下一天左右的行程了。它所主要浇灌的地区都是野蛮之地,而且几乎根本不为外界所知晓;因此,当一位阿比西尼亚王子率领着部队进入这片地区的时候,他们就把这片区域称为“新世界”。“它就在那里蜿蜒穿行,”他说道,“经过了无数的地区,翻越了险峻的峭壁,最后流入了埃及的境内。”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来自同样充满了探索精神的国家的探险者们,比如费尔南德斯(Fernandez),还有洛博(Lobo),后者本身就是一位传教士,他声称自己已经造访了尼罗河,即青尼罗河的源头,它就位于阿比西尼亚的西南边境地区,而且他对于这次经历有过非常详细的描述。1655 年时,一位意大利绅士巴拉蒂(Barati)也来到阿比西尼亚进行游历,他由此成为第一个出现在这片国土上的意大利人。而自此以后,意大利人就认为这里就是他们的保护地。随后的一位旅行家是庞塞特(Poncet),他是一位来自开罗的杰出物理学家。当时,他是应国王的邀请前来首都冈达尔(Gondar),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辅佐后者。

又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逝去了。然后,在阿比西尼亚的土地上又出现了欧洲人的身影,而且第一位出现的就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同胞詹姆斯·布鲁斯。当时,他在阿尔及尔担任领事,而且之前已经在的黎波里、突尼斯、叙利亚和埃及都进行过探险了。布鲁斯的目标是深入尼罗河的源头地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成功对该国的一大片领土进行了探索,在面对无穷无尽的艰难险阻之时,他能够体现出强大的决心和毅力,并且成功地

克服了它们。1769年11月10日，布鲁斯从马萨瓦(Massowah)动身，朝着内陆地区进发。他在沿途经过位于提格雷(Tigre)的阿杜瓦(Adowa)之时，参观了弗里马(Fremma)的修道院，它一直以来都是耶稣会的主要建筑物。在描绘它的时候，布鲁斯提到它的一圈周长大约有一英里，四周的墙上都耸立着高塔。这是迄今为止他在阿比西尼亚所看到的最坚不可摧的地方了。与其说它从外表上看是一座修道院，还不如说它就是一座城堡。

接下来，布鲁斯参观了阿克苏姆(Axum)遗址。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段插曲，而它的影响十分深远。英国人觉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并且由此对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开始恶言相向，而这些侮辱性的言语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除此之外，英国人还对他所撰写的书中所叙述的内容的真实性表示出了怀疑的态度。在离开阿克苏姆之后，布鲁斯赶上了三个士兵，当时他们正赶着一头奶牛。可是突然之间，他们就把这头奶牛一把抓住，然后甩到了地上。布鲁斯先生当时心里想，他们大概是准备把这头牲畜杀死。可是，令他大跌眼镜的是，他们只是从这头牛身上割下了两块牛肉，然后再把一些黏土敷到了伤口处，最后又慢悠悠赶着牛上路了。当时，在他的眼里，这简直就是他有生以来所目睹的最充满武力性和血腥性的携带给养的方法了。

布鲁斯穿过了塔卡泽(Tacazye)之后就抵达了冈达尔，当时它是国王的宫殿所在地。在这里，他对提格雷总督拉斯·迈克尔(Ras Michael)的妻子大献殷勤。这位总督大人的妻子正是已故国王的女儿，而这位国王正是被这位女婿所刺杀的。迈克尔夺权之后，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年轻国王就完全被他控制于股掌之间，而国家则陷入了内战的深渊。当布鲁斯抵达的时候，两位年轻的小王子正在遭受天花的折磨。布鲁斯由于对医学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就借机讨好他们的母亲。他不仅尽全力帮助他们，而且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和言行举止也颇得这位母亲的欢心。于是，他就成了迈克尔的新宠。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骑术和射击技能都远远超过了当朝其他的阿比西尼亚人。后来，布鲁斯被任命为迈克尔个人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但是，他生性放荡不羁，尤其嗜酒如命，而这一习惯让他的健康状况一路下滑，不过人们认为这一放纵是很自然的。最后，他不得不住到了一栋乡间的房子里进行休养。

这一事件发生之后不久，迈克尔就被从冈达尔驱逐了出去，而布鲁斯

当时已经受到了伟大的加拉(Galla)酋长法西尔(Fasil)的器重,从而得到了许可,能够前去探访青尼罗河的源头,而那正是佩兹声称自己已经发现的地方。于是,他首先去看了阿拉塔的大瀑布,尼罗河在经过了德姆必湖之后,就从那里倾泻而下。他把它描述为自己所见过的气势最磅礴的景象。整条河流以一片水帘的架势从大约四十英尺的高度倾泻而下,它所携带的巨大威力以及震耳欲聋的声响让我们这位旅行家感到头晕目眩。一层厚厚的水汽把整座瀑布盖得严严实实,并且从上方以及下方把河水的河道遮得什么都看不见了。

在邦巴(Bamba),布鲁斯与加拉族的酋长法西尔见了一面,后者与其他的合谋者一起占领了冈达尔,随后就自立为王了。一开始,法西尔对待布鲁斯的态度夹杂着些许蔑视,因为他是一位白人。但是,当布鲁斯向他展示了自己的骑术以及射击技能之后,法西尔就变得十分尊敬他了,随后他们一直相处得十分融洽。最后,他抵达了源头所在的地区,那是一片绿意盎然、土地肥沃的区域,正是在那里人们将发现那令人魂牵梦萦的涌泉。当他抵达那一条小溪流的时候,他的情绪一开始是很兴奋的。那条溪流是如此地狭窄,以至于你完全可以一脚就跨过去,而他正是成功地这样做的,而且重复了大约五六十次。然后,在强烈的热望驱使下,他在向导的带领下前往主要的涌泉所在地。现在,他就像佩兹一样,陷入了一阵狂喜之中,因为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一个目标。而在此之前,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无数最有权势的统治者虽然都经过了不懈的努力,却都以失败而惨淡收场。可是,这阵阵狂喜突然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脑海中涌起的想法,包括自己的处境,以及自己所面临的种种艰难险阻,他随即就变得心情低落起来。然而,他很快又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好了一些,然后他在当地逗留了一些日子,仔细调查研究附近的地方。随后,他就离开了,前往法西尔的一位密友的房子所在地,而那位酋长的妻子就与法西尔住在那里。于是,他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当时,迈克尔已经在提格雷集结起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随后全体就向冈达尔进发了。而当时的联盟军由于在他的攻势面前无法守住城市,于是就选择了撤退,由此把这座首都拱手让给了他。对于布鲁斯先生而言,这种改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一直与迈克尔保持着往来。布鲁斯后来回到了冈达尔,却震惊地发现迈克尔居然做出了各类暴行。当冈达尔再